

蓝色书坊

# 民间

中国底层悲欢的全景式记录

刘庆邦 著



中国第一部新古典主义小说集

# 民间

刘庆邦  
小说  
作品  
精选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间/刘庆邦著. —乌鲁木齐:  
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2. 4  
(蓝色书坊 / 赛妮亚 章德宁 / 主编)  
ISBN 7-228-07002-X  
I. 民… II. 刘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  
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2799 号

民 间

刘庆邦 著

---

责任编辑 文珍 王洋  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 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 
邮 编 830001  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 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 
开 本 850×1168 1/32  
印 张 11.625  
字 数 280 千字  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-8000 册

---

ISBN 7-228-07002-X/1·2534

定价:18.00 元

## 吹响自己的喇叭(代序)

林斤澜

北京作协这两年人气火旺,现在叫做“签约作家”的高手云集,各路英雄的招数层出不穷。前不久几位“掌柜的”一起闲聊,统观全局,还要“做大”。有位说:刘庆邦这一路走单,何故?

这是不耻下问了。我积极抢答,仓促出了胡言:庆邦现在是珍稀动物。

这话突兀,想想也不安,化解道:他这条路曾经车水马龙,不过眼前有点儿冷落。我指的是路况,不是个人上下。

一位说:不吧,这两年他的“选载率”挺高的。选是选刊,载指的转载。他们当“掌柜的”得揣着这么本账。

另一位说:“选载率”不错,可也不见大红大火的,何故?

我又逞能:恐怕是众“掌柜”有偏。本当两句话,偏爱一句“物以稀为贵”,忽略另一句“物以时为上”。稀贵管“选”管“转”,红火需要时尚。

话刚出口,立遭反应,但已驷马难追,只好“匪”起来显摆观点。

观点乃理论的子民。文学可以“跟着感觉走”,若规规矩矩理论起来难免深奥了。我一向只能够走简化的小路。所谓简化,也只不过说说好听,其实只是开只眼闭只眼也。

文学写作,无非让一个作家,去写一片生活。生活是“客观”,作家所作就归“主观”吧。主观和客观的凑合,还离得了偏轻或者重吗?轻重的配搭,好比中药方上的君臣佐使,都是辨证论治,也

都从这里分出路数、派数、解数来了。

不时地有作家心想主客一半对一半，兼得熊掌与鱼。这样的好事只怕难办，老古话说：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把盯住客观的，都叫做现实主义，把心向主观的，都归到浪漫主义名下。这说法当然粗略，又有简要的好处。

若论时尚，这两种主义恰恰是轮流坐庄的规矩。一坐可以一个大半世纪，领导风骚几十年，但谁也不能永远行时当令。

我们闭关锁国，一旦开放，请看前世纪的八十年代，劈里啪啦赶了一个世纪的路程，可叫我们开了眼界。先是接下从属政治的所谓“写实”的衣钵，随后“向内转”，把内心世界叫做第二宇宙，到了中期，踉踉跄跄到了“器官反应的永不忠实的记录”，这向内可向到头了。转过来“寻根”、“新写实”，在八十年代末期，到了“零度写作”、“原生态”，也三脚两步到了另一头。

眨眼世纪末矣，“先锋”们、“前卫”们发现读者先还跟不上来，随着索性就不跟了。新世纪的曙光是“类型化”、“通俗化”，瞄着小说的起源说故事上来。

刘庆邦在八十年代中期，以《走窑汉》走上知名的站台，不论时尚内转外转，一路以《信》以《鞋》以《响器》吹响自己的唢呐。不吹“法国号”，不吹“萨克斯”。

作家是人。人跟人一样都有神经，人跟人的神经又都不一样。有的神经像铜丝，纹风不动也管自颤抖，有的神经像牛筋，经拉又经拽，经拽又经踹。谁也不能跟着谁走，其实谁愿意跟谁呀，左不过哪里红火，不由得往那儿赶了。这一赶，早晚是个错。

须知时尚如法轮常转。中外都有作家说过，他的作品三十四十年或是身后会被接受。没准儿是长了这么个心眼儿。

还有常言道：文章乃寂寞之道，那是高风亮节了。也有说这个话的，听着带“葡萄是酸的”味道。无如“知足常乐”，来自平民，出自平常，贵自平实。可说“三生有幸”。

庆邦不久前写了篇散文《不要讨论我》，说的不止一处的“掌柜”，要给他安排研讨会，炒一炒吧。他都谢绝了。这位说自己是个苦孩子，先天的成分不好，现在当上了作家，已经够幸运了。我和现在的“掌柜”说，这“幸运”心态，连我这个大耄之人，读后也添了平心。耄者尖头甩尾，漏网之鱼也。若缺了平心，顿失重心。



## 蓝色书坊

刘庆邦的创作是从给女朋友写求爱信开始的。

不料，女朋友未谈几个，

自己却成了作家。

他的信充满着小资情调和柔情蜜意，

后来竟写出了《鞋》、《响器》、《梅妞放羊》、

《相家》等名篇。

风格上延袭了茨威格、川端康成、沈从文和汪曾祺。

他对自己和前辈的超越，

体现在“酷烈小说”上。

《走窑汉》、《神木》、《在牲口屋》、《平地风雷》

等名篇。

揭示了底层生活的黑暗和残酷，

构成了真正的民间生活。

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，

而且质量高，

多次获全国大奖。

近两年甚至包揽了全国几乎所有短篇小说奖的金牌，

有人誉之为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”。

蓝色书坊

赛妮亚 章德宁 / 主编

第一辑

拉面者 马建刚/著  
绝活 赵光鸣/著  
匪闻 尤凤伟/著  
年月日 阎连科/著  
民间 刘庆邦/著  
公民凯恩 北村/著

第二辑

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/著  
乡村岁月 阎连科/著  
原始卷宗 尤凤伟/著  
少年时代 刘庆邦/著  
不可告人 王石/著  
楼下楼上 何玉茹/著  
消失的人类 北村/著

责任编辑 / 文珍 王洋

总体策划 / 赛妮亚

COVER DESIGN TEL: 010-62631607  
装帧设计 / 蒋宏工作室  
JIANGHONG STUDIO



心灵的死亡，第一征兆是胆怯；第二征兆是冷漠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作家倘若还有自知之明，最好是沉默。

—— 刘再复



# 目 录

吹响自己的唢呐(代序) / 林斤澜

## 上 编

- 曲胡 / 3  
梅妞放羊 / 10  
鞋 / 23  
响器 / 35  
种在坟上的倭瓜 / 49  
相家 / 62  
春天的仪式 / 77  
白煤 / 89  
夜色 / 99  
遍地白花 / 112  
心事 / 124  
闺女儿 / 137  
水房 / 154  
小呀小姐姐 / 168

下 编

在牲口屋 / 181

平地风雷 / 195

五月榴花 / 208

人畜 / 221

走窑汉 / 234

不是插曲 / 245

血劲 / 258

神木 / 272

刘庆邦访谈录(代跋) / 356

# 上 编



## 曲 胡

这地方，胡琴有四种，板胡、曲胡、坠胡、二胡。瞎祥拉的是曲胡。

一只放倒的六棱木筒，用桐油喂过，一端绷上蟒皮，往上立一根深色细木琴杆，杆首雕出诸葛武侯顶冠模样，两侧装上调弦的钮子，这就是曲胡了。曲胡拉起来声音洪大、高亢，但不叫，透着真实的敦厚。

曲胡是给曲剧伴奏的，瞎祥却从未登过戏台，可见他琴技平平。他是胎里瞎，从未见过天日。爹娘送他投师学艺，想让他有一技在身，将来好有碗饭吃。不想世上有的技艺不是下了苦功就能学到的，琴弦不知锯断多少，琴杆被指头磨出槽坑，琴声竟不能入世，拉不出日月星辰、苦辣酸甜来。后来，二老相继过世，念过大学的哥哥在外得了新欢，跟嫂子分手不再回家，家道日渐衰落清苦。这时再听瞎祥的琴声，竟有些不同凡响了。秋叶飘零的夜晚，月白如霜。琴声悠悠扬扬传来，如泣如诉，使好多善良的农人痴痴呆呆，嗟叹不已。大雪封门时，村落静得如死去一般。辛劳一年的人们闲下心来，正要把往事回想，琴声驾着雪朵过来了，悄悄往心里去。不知不觉中，人们记起往人往事。心绪就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有的妇人凭这琴音沟通了心境，想起之前的一个男人，沉醉在一种神情恍惚的境界，把悲欢离合的感情升华。也有人不胜琴力，冒了大雪，循声去瞎祥家里看究竟，见瞎祥弓如腾蛇，指似飞鸟，操琴正酣，且有两道清泪顺鼻窝流下，有些吃惊，就喊：“祥，祥，你疯了！拉弦归拉弦，你

哭啥？”

祥停了手，马上直脸对来人作笑模样，说：“我没哭。”抬手摸到脸上果真有泪，又说：“我是迎风流泪。”遂松弦合了弓子，和来人说话，从落雪说到小麦，又卜到来年收成。

晴了天，地里还陷脚，无活可做，到瞎祥这里消闲的人更多。来人先不说话，挤眉弄眼示意别人也缄了口，却蹑手蹑脚过去，一下搂了祥的后腰。祥是做惯了这游戏的，凭他惊人的记忆和细腻的感觉，早就知道搂他腰的人是谁了，他偏不道破，只张三李四地混猜。有时搂他的明明是小伙子，他却说出一个姑娘的名字，直惹得人憋不住笑，他也笑，并承认自己输了，说出输的理由，是怪别人，不怪他，因为搂他的人高了，胖了，皮肉细了。他这种怪人的办法谁都愿意接受一回。

小孩子也喜欢他，愿意跟他玩。小孩子的游戏就是重复，不厌其烦地重复。成人跟小孩子们玩不起，太乏味儿，太累。祥却从不让小孩子们失望。一个在家受了屈、脸上还有泪痕的小女孩，眨着一双星子样的眼睛问祥：“扁豆怎么样儿？”

“扁扁的。”

“绿豆呢？”

“绿绿的。”

“毛豆呢？”

“毛毛的。”

祥的回答似乎都对，让人驳不倒。可架不住小女孩的问题多呀，她问到猪狗猫，鸡鸭兔，还问到太阳、云彩和墙头上的一盆凤仙花，看见什么就问什么。祥呢？以此类推，有问必答，猪，“猪猪的”；狗，“狗狗的”……太阳，“太太的”……小女孩听出了破绽，笑得滚在地上。祥也乐得原地直转：“怎么样？难不倒我吧！”

祥突然静下来朝一处听着时，那一处必定悄悄立着一位中年

妇女。这妇人年轻时节应当是美人，端庄娴静处不会随着岁月流逝就消失了，从余剩风姿还可以想象得出。这是祥的嫂子。因为有了个儿子，她离婚不离家。祥的眼睛是秕谷，嫂子的目光关照到弟弟时是毫不避讳的。目光在那无须白脸上滞留的结果，嫂子便有一个念头产生——看来人是不能十全十美的，这样一个男子，送子娘娘偏偏忘记点睛，若再添一双星眼，那该如何！

嫂子以为祥没有眼就看不见她，错了，祥是个盲目不盲心的，目盲了，心更明些，明亮的心使身体各部都可作眼睛来使，有时比有眼睛的人还“看”得真些。

“嫂，推磨吗？”

嫂靠门不动，微微含笑，心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要不是你嫂呢？”

祥又叫几声不应，觉得应该跟嫂子开一个玩笑了：“嫂，你笑啥，你当我不见你吗，你的眉毛左边跳了右边跳！”

“你多能，你看见我笑了？！”这样说着，又掺进好多的笑，不承认是不行了。

推磨是他俩的事。一张木制圆磨盘，上面放两扇叠起的石磨，下扇起轴，上扇开洞，轴置入洞中，推动上扇转起来，粮食就变成面面儿，雨一般纷纷落下。祥推磨是很来劲的。嫂让他“慢点慢点，不要慌”，意思怕他累着。他塌着腰，偏要往快点推。嫂只得给他讲一个故事，说她娘家时喂过一条狗，是白狗。白狗耳朵特别灵，鼻子特别尖……故事没讲完，祥喜得又是拍胯，又是跺脚，样子很张狂，说嫂子真坏，嫂子要是再坏，就不喊嫂子了，喊她小名凤儿。他给嫂子说一个谜，让嫂子猜：肯吃嘴儿，拉巴腿儿；推小车儿，卖棒槌儿……

推完磨，祥兴头不减，移码调弦，借了胡琴深厚绵长好嗓子，舒舒徐徐，送柔抽丝，把抚慰的情感抒发。三月春风户外飘，柳条摆动，麦苗起伏，塘边的桃花花蕊微微颤动，托春风捎



去缕缕清香。

戏班子的琴师村头过，耳朵张了两张，不由驻了足，说声“这是心弦”，进村找到祥，问他可愿入戏班子。祥只是笑。

嫂子早在一旁站着，说：“二弟，你去吧。要得欢，跳戏班，你去吧。”

“好，我去。”嘴角漾一点笑。

“去了好。”

琴师日日坐戏台子，却看不破戏台子以外的戏，料定要领走一位新琴师了。祥换了认真神气，说在家清静惯了，生受不起那般作死作活的热闹，抹了师傅的一番美意了。

嫂的儿子成婚时，哥哥携新嫂子回来了。那城里女人的派头是要压倒一切的，及至见了离婚不离家的那位，不免吃了一惊，气焰矮了不少。男人原称家中无妻，骗她入了窠臼，先占后娶，此为一嫌；结婚后，百般耕种，养不下一个孩子，又生一隙。这两口子过得很苦，本要离婚的。眼下心中升起的醋意使她反了常态，在男人跟前嗲声嗲气，撒不尽的娇，卖不完的乖。先前嫁到这家的那位不知底里，眼不见还罢，如今见那夺去她位置的女人轻薄得没有四两，而欺心男人却看她有千斤重，不免有些不平，意气舒展不开。且想到娘家祖传三代医师，救死扶伤，也算是有造化有脸面的人家，自己算什么，人不人，鬼不鬼，怎的就该这般苦。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看见人来客去，双喜红烛，又不敢哭，只强作笑颜，支撑门面。

体念到嫂子苦处的只有一个，是那个没眼睛的人。过道门楼下有一间耳房，耳房是祥的卧室，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卧室床边，自认是个多余的。有道喜的人记起他来，说这大喜日子，正该响琴助兴，要他奏一曲“喜鹊登枝”或“百鸟朝凤”。他说松香没了，奏不成。多事的人把琴摘下看过，化香涩弓的地方果然光光的。哥酒足饭饱过来，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哥是做了官的，问话的